



良心茶遊記

愛江山也愛美人

2017年4月6日，在香港生活的最後一位參加過駝峰空運的抗戰老英雄胡漢能，在香港九龍藍田邨逝世，享年103歲。胡漢能1914年7月15日出生在廣東開平一個華僑家庭，父親曾在日本做海產生意，1923年移居美國，經營一家洗衣店。胡漢能7歲時到廣州讀小學，13歲到廣州聖心書院讀中學，直至高中。1933年底，胡漢能為了抗日報效國家，高中未畢業便投考黃埔軍校廣州分校，在4,000名考生中脫穎而出，成為40名錄取者之一。1934年春天，胡漢能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廣東航空學校第七期甲班學習。1936年3月畢業後，被編入廣東空軍第七隊，成為一名見習飛行員。同年10月，他被編入當時的中央空軍第七大隊第31中隊，成為一名正式飛行員。

當時的中央空軍第七大隊承擔許多重要的飛行任務，胡漢能也因此親歷了西安事變，目睹了事變後蔣介石和張學良在洛陽機場作短暫停留的歷史一幕。據胡漢能回憶，1936年12月12日國民黨東北軍總指揮兼西北剿匪代總司令張學良和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在陝西西安發動「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以兵諫逼迫他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葉劍英等參與協調，爭取和平解決。胡漢能奉命由杭州飛往洛陽，準備營救蔣介石。其間他曾協助中共代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飛機轉站。在洛陽機場，他多次與周恩來、葉劍英交談。他和周恩來講普通話，和葉劍英講粵語。葉劍英還親切地稱他小老鄉，問他每月的工資有多少？當胡漢能回答每月180元時，葉劍英笑着說：「我只有8元。」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胡漢能先後駐守洛陽、廣州、韶關南雄等地，執行轟炸日軍據點、迎戰敵機等任務。在這段漫長的戰爭經歷中，胡漢能駕駛戰機出征數百次，經歷了慘烈的淞滬會戰、參加了著名的太原保衛戰。在盟國為中國抗戰輸送戰略物資的「空中生命線」駝峰航線開闢後，他又參與了駝峰空運。胡漢能駕駛技術過硬，作戰勇敢，為人隨和人緣又好，1941年晉陞為機場站長。在參與駝峰空運期間，胡漢能在貴州思南機場任機場站長。抗戰期間，貴州作為

抗戰大後方修建了多個軍用機場支持駝峰航線的空運。思南機場在貴州思南縣塘頭鎮，也叫塘頭機場，是駝峰航線在中國西南的一個重要航空站點和物資中轉站。執飛駝峰空運的飛機常在此加油、補給或緊急修理，然後繼續執行任務。胡漢能在此擔任站長的主要任務就是負責駝峰空運的調度、加油和補給。因工作關係，他結識了不少美國飛行員朋友，與飛虎隊長陳納德將軍本人也有過交往，還接受過陳納德太太陳香梅的採訪。胡漢能不僅曾同美國飛虎隊在駝峰空運中並肩作戰，而且也同蘇聯援華航空隊結下戰鬥友誼。他1941年在擔任甘肅臨洮機場站長期間，蘇聯航空隊的飛機經常在該站加油補給、維修或住宿，胡漢能負責接待蘇聯援華航空隊，審批安排蘇聯飛行員的生活補給工作。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曾在臨洮機場培訓中國空軍飛行員，教授駕駛戰鬥機、轟炸機等技術。蘇聯援華航空志願隊是抗日戰爭時期由蘇聯派遣的一支以「志願」名義來華援助中國抗日的空軍部隊。從1937年10月至1941年6月，蘇聯航空隊先後有500架飛機、2,000餘名飛行員和地勤人員來華參戰。

在抗戰中，胡漢能曾有三次飛機失事險些殉國的生死經歷，也有一段十分浪漫的愛情。每當對記者回憶起這段羅曼史，他都會風趣地說：「我愛江山也愛美人。」1936年6月，胡漢能在杭州的一次同鄉聚會中，對杭州國立藝專的女學生羅蘊雯一見傾心。21歲的美麗姑娘羅蘊雯在藝專學習美術，她不僅長得漂亮，而且很有內涵，斯文靜雅。胡漢能的出現也讓羅蘊雯原本平靜的生活泛起了漣漪。羅蘊雯喜歡胡漢能會照相，能把她的美拍出來。他們都非常喜歡在美麗的西子湖畔跳舞，共度美好時光。羅蘊雯的舞姿輕盈如春燕展翅，胡漢能的舞步瀟灑舒展。兩人很快熱戀，羅蘊雯主動邀請胡漢能到她的家裏見父母，不料她母親認為胡漢能是軍人，對人情世故沒有經驗，不能照顧好家庭，因而不贊成他們相愛。由於母親反對，羅蘊雯也開始動搖。為打動心愛姑娘的芳心，胡漢能決定用一個特殊的浪漫方式去感動羅蘊雯。一天正巧羅蘊雯學校召開運動會，羅蘊雯正參加比賽，胡漢能駕駛飛機到羅蘊



●年輕英俊的飛行員胡漢能。作者供圖

雯學校上空來回低飛盤旋，向羅蘊雯求愛。學校師生及周圍民眾為之喝彩，羅蘊雯被胡漢能的真誠深深打動，決心將自己的一生託付給這位英傑才俊。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羅蘊雯一家從杭州逃難到湖南衡陽。途經南昌時胡漢能得知了這個消息，他駕駛飛機在距離南昌60里的地方追到了羅蘊雯一家。當時兵荒馬亂，一家人居無定所，胡漢能費盡周折將他們安置在衡陽空軍親屬招待所。這使羅蘊雯再一次深受感動。為避免母親再次反對，羅蘊雯趁胡漢能所在中隊調防廣東之機隨胡漢能「私奔」了。

胡漢能與羅蘊雯新婚不久便在紛亂的戰火中分開，一別就是一年半。後來胡漢能將妻子安排在成都，1940年他們的第一個兒子胡宗耀在成都出生，1942年二女兒胡美蘭出生在蘭州，1944年三女兒胡幼蘭出生在武漢，1948年四女兒胡小蘭出生在貴州思南，五女兒胡亦蘭和小女兒胡玉蘭都出生在廣州。6個孩子不同的出生地，見證了戰爭中胡漢能一家顛沛流離的生活，也印證了國家所經歷的戰火硝煙。胡漢能在執行任務時忙裏偷閒，拍攝了許多地方的照片，見證了山河的美好和破碎的慘烈。他和妻子在戰爭中真實感人的愛情故事，成為可以與《珍珠港》《魂斷藍橋》媲美的動人傳奇。

胡漢能在抗戰勝利後轉行做生意，並在香港生活。1949年後移居加拿大，與女兒一同生活。中國改革開放後，他於1985年又回到香港與兒子團聚，並在香港定居。2015年10月5日，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大會在香港會議中心舉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為10位抗日老戰士代表頒發紀念章。101歲高齡的胡漢能是10位獲頒獎章中年紀最大的老戰士。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胡漢能表示，自己對參加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感到很激動，「希望香港和祖國人民生活越來越好。」

豆瓣閒話

●辛年

林野之戀

童年居住在九龍市郊邊緣的我，對林野有一份濃濃的深情。一旦走進林野，便是阡陌交錯，任我徜徉。層層疊疊的綠色浪濤，在山腰綿延，一望無際。從山谷叢林吹來的清新空氣，醉人心扉。聆聽到的，是微風和着樹葉顫動的大自然節奏，伴着鳥叫蟲鳴，音韻悠揚。攀上山峰，遠眺山下的九龍塘，雅致的小洋房群像積木般排列有序。

長大後，我假日經常和朋友去離九龍塘不遠的大窩坪散步。大窩坪叢林密布，流水淙淙，花卉及植物繁茂，其中含羞草特別多，用手一摸，它便會自行收摺，十分有趣。四野綠葉和着春風飛舞，恍如合奏一首醉人的交響曲。我們在山谷玩捉迷藏，漫山奔跑，還喜歡在那裏放紙鷂。紙鷂迎着風勢飄浮，像一隻輕盈的彩鳥在萬里晴空翱翔。沿着龍翔道前行，便看到一個小水塘，旁邊有一條長長的木小叢林。轉入大埔道向前行，右邊是翠綠的山丘，左邊可以遠眺昂船洲。經過古雅的華爾登酒店，不遠處便是琵琶山脈。我和一班好友步上一條左右是高大樹林的小路，奔向鷹巢山自然教育徑。在那裏向下望，浮雲下的九龍西及港島西展現出一幅動靜態風情畫，令人神往。

林野洗滌我們的心胸，令人逍遙自在。去年我和太太去潯江旅行，早上在澳門半島街頭逛了一圈，然後步上東望洋山，繞過燈塔旁的松濤，即時精神為之一振，不快和苦惱都拋到雲霄外。現時每個周末早上，總喜歡和太太在居所不遠的薄扶林水塘晨運。翠綠的環山擁抱着水塘，柔和的波光在水面蕩漾。我們漫步其間，一方面享受大自然的恩賜——芬芳的草坪、撲鼻的花香、靜靜的山澗流水，另一方面也可鍛煉身體，結交友友。沿着斜陡的小路登上高處，有一可供燒烤的小花園，站在此處向下遠眺，是新歌德式設計的伯大尼修院，莊嚴高貴；再向前望，貨櫃輪川流不息的航道及南丫島翠綠起伏的連綿山嶺，盡收眼底。

往外地旅行，我最喜歡巴黎西郊凡爾賽宮旁的御花園。我數次漫步其間，觀賞兩側以無數鮮花拼成的雍容圖案，寬大的圓形水池，微微鑲嵌着凸起的石砌邊緣。一路往前行，但見兩邊盡是修剪整齊的遮天大樹，抹上一層層濃烈得化不開的紅色嫩芽，一直伸展到遠方，然後漸漸淡去，隱入外圍無垠的茂密森林裏。我頓時覺得，人間仙境這裏尋。

林野是人們和大自然相親相處的寧謐空間，人們不應忽略林野，漠視林野；善待林野就是善待人類本身。林野廣袤而深邃，包容萬物，共存共生。期待人們都來熱愛林野，守護林野的一草一木！

詩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立春 施學概 鞠躬

冬寒未盡春寒起，
夕雨初停曉雨來。
江水氣浮香闌苑，
雲霞影動景蓬萊。
雪餘松柏參差浪，
月映梅蘭錯落瑰。
夜短日長寰宇靜，
吉祥迎福歲時魁。

註釋：「夕雨」指太陽下山，天上掉水珠。珍惜時光，萬物生長。人生每場落幕，都是新生。清代史密「風寒山翠落」顯山色透明；南宋曾幾的雨景描寫「雨氣挾龍腥」，帶來神話感！

乙巳十二月十五
2026年2月2日

浮城誌

●羅大佐

那年 渴望一張床

那年，我借調去縣文化館工作，渴望有一張床。能借調到縣文化館，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初中畢業後，我做夢都希望離開牟河壩，可是讀書已經無望，想當兵又因為眼睛近視不合格，想參加鄉鎮幹部招聘考試卻學歷不符合要求。有一天我讀到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洶湧澎湃，心潮起伏。我羨慕高加林，當他的叔叔從部隊轉業回來當了勞動局局長後，立即有人安排他到縣委宣傳部當了通訊幹事。高加林不怕吃苦，用實幹精神贏得了領導和同事們的尊重。如果他不是甩掉了劉巧珍的話，也許在城市裏就站穩了腳跟。我對牟河壩的封閉狀態不滿，對外面的世界非常嚮往，渴望能到城市去工作，哪怕是打掃衛生、看守大門，只要有時間看書就行。我不怕吃苦，但沒有高加林那樣的好運，自己的路得靠自己去闖，自己的理想得靠自己去找，但前途又一片渺茫，不知道路在何方。

命運給了我一次機會。因為在縣文化館主辦的《群眾文化》報上發了幾組兒童詩，參加了幾次縣裏的文學創作會

議，也因為文化部在全國各地開展了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搜集整理活動，我被縣文化館臨時聘用為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資料收集員。雖然每天工資只有一元五角錢，但我把它看成轉變命運的機會，幹得興致勃勃。資料搜集工作結束後，文化館又讓我參加編纂整理工作。

在文化館工作，算是進城了，可是每天要來回走20多里路。村裏有人問我，你在縣文化館上班，怎麼每天都要回家？難道文化館不給你解決住宿嗎？這些問話傷了我的自尊。為此我希望在文化館不僅有一張辦公桌，還能有一張床，哪怕在走廊上或者儲物間裏都行。於是我找機會對館長講了我的心思，館長是當初聘用我的領導，聽我一說覺得有道理，可他找遍館裏所有的地方，也沒有多餘位置可以安放一張床，且文化館經費也緊張。館長談了他的難處，看着我失望的樣子，他又說，也許以後日子好過了，是可以給你解決一張床的。

我盼望着那一張床。那張床，成了我朝朝暮暮的夢想。多少年過去，夢想中的那一張床，成為催我奮進的力量。

文化解碼

莫高窟壁畫裏到底有多少匹馬？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這是一個聽起來簡單、實際上超級難的問題：敦煌莫高窟的壁畫裏，到底畫了多少匹馬？答案先說在前面——如果你想要一個精確數字，那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我們不妨一步一步來看，到底難在哪兒。

首先，是規模問題。莫高窟一共有735個編號洞窟，壁畫面積加起來4.5萬平方米。這些壁畫裏，故事密密麻麻地鋪滿牆壁，而馬，正好又是出現頻率極高的角色之一。牠們散落在成千上萬的畫面裏，沒有一張「馬匹清單」可以對照。

其次，是畫面本身極其豐富和複雜。在大型經變畫裏，比如《法華經變》《維摩詰經變》，人物、樓閣、山水、車馬常常擠在同一幅畫面中。有的馬只是露出一個頭，有的藏在隊伍後面，有的縮得很小，肉眼一匹一匹數幾乎不現實。

再來，是時間留下的痕跡。有些壁畫已褪色、起甲，被煙熏過，甚至遭到過人為破壞。你站在洞窟裏，常常會猶豫：這是一匹馬，還是一團已經模糊的背景？能不能算一匹馬？

還有一個更「學術」的難題——標準到底怎麼算？是只數畫得完整的馬，還是連殘破的也算？拉車的算不算？裝飾紋樣裏的馬要不要算？只要標準一變，結果就能差出好幾倍。所以到目前為止，學界並沒有一個「官方總數」。但這並不意味著什麼都不知道。學者們通常會換一種方式來研究——不從總數下手，而是從題材下手。

比如，馬最密集出現在哪些畫面裏？佛傳故事裏一定少不了，「太子騎馬出四門」「夜半逾城」，一人一馬幾乎是標配。本身故事中也常見，像「薩埵太子捨身飼虎」，王子騎馬出行，是情節推進的關鍵，三位王子三匹馬。因緣故事、戰爭場面裏，像「五百強盜成佛」，騎兵、對陣、衝突，馬的數量一下子就上來了。幾十匹？還是上百匹呢？您下次可以去數一下。經變畫裏同樣不少，《法華經變》的「火宅喻」中有院落車馬；《彌勒經變》裏甚至能看到用於生產、耕作的馬。再往現實走一步，佛教史跡畫和出行圖，才是真正的馬群的世界。像《張騫出使西域圖》《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動輒就是成排的儀仗、浩蕩的馬隊。供養人畫像也不例外，貴族、官員、隨從，騎馬幾乎是身份標配。

說到「之最」，敦煌的馬也有自己的「明星榜」。最有名的單匹馬，幾乎公認是第329窟《夜半逾城》裏的那匹白馬。

悉達多太子騎着牠翻越城牆，這一幕，已經成了敦煌藝術的標誌性畫面。

而論「數量最多、場面最震撼」，一定要提第156窟（晚唐）南壁的《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北壁的《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兩幅加在一起超過200匹馬，姿態、毛色、動作幾乎沒有重複，堪稱一部「敦煌鞍馬人物百科全書」。還有第61窟《五台山圖》，商旅、朝聖者隊伍綿延不絕，馬匹數量同樣是「以上百匹去計算」。更不用說那些反覆出現的戰爭場面，如「八王分舍利」類類的圖像，馬幾乎是成批出現。

那麼，如果一定要給一個數量級的判斷呢？

根據敦煌研究院學者和藝術史家多年的觀察和研究，一個相對保守、但合理的估算是：整個莫高窟壁畫中，可以辨識的、相對完整的馬匹形象，總數極有可能達到「數千匹」，甚至「上萬匹」。「數千匹」，是一個比較穩妥、不誇張的底線；「上萬匹」，則是在把所有洞窟、所有題材、密集小型形象都算進去之後的可能範圍。

如果你真的想更進一步，也不是沒路可走。你可以翻《敦煌石窟全集》，尤其是《動物畫卷》《民俗畫卷》《交通畫卷》這些分冊；也可以直接打開「數字敦煌」，在高清影像裏自己數一數，很快你就會理解，這為什麼是一項工程量驚人的工作；又或者，從學術論文入手，針對某一類題材、某一個洞窟，去看學者們的細緻統計。

所以總結一句話——敦煌莫高窟，本身就是一座中國古代鞍馬的藝術形象基因庫。它的價值，從來不在於「到底有多少匹馬」，而在於它系統地記錄了一千多年間，從北朝到元代，馬如何參與戰爭、交通、禮儀、生產與宗教敘事。數量，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些馬，在敦煌，在莫高窟跑過了一千多年，在今天與我們相遇。



●莫高窟第156窟壁畫《張議潮統軍出行圖》。作者供圖

詩詞偶拾

滿庭芳 · 與友遊黃鶴樓

飛瓦龍煙，雕樑鎖霧，登樓已近黃昏。楚天千里，仰首抹眉雲。遐想昔人乘鶴，米欄外，絕唱猶存。由他是，才高太白，擲筆且停樽。
傷心千古事，華堂盛饌，僻野孤墳。唸一聲檢點，翻轉乾坤。換代英雄俱往。憑誰記，浴血功勳？長江水，逝去若無聞！

聲聲慢 · 電視劇《孝莊皇后》觀後

年年月月秒秒分分爭爭搶搶奪奪。鐵馬金戈過後，更無休歇。誰憐帝家院落，許見面，話不能說！舊日愛，別人懷，早注定心纏結。最是歡欣時節，馬背上，兩張臉兒親熱。不得同食，未料相煎太烈！龍袍欲披還脫。皆因她，倩影難離。百煉鋼，為一個情字灑血！

倚聲四闋

●陳文岩

柳梢青 · 詠情

紅葉題詩，白頭吟賦，欲難頓停。折柳聲中，桃花扇底，生不離情。願能相對如醒。愛猶酒，陳年更馨！笑新醅，似醇還澀，誰未曾經？

風入松 · 詠園中鳥

東風吹拂杜鵑紅。又去見年蹤。含枝揀草深深處，兩心織，穩固玲瓏。葉上瀟瀟雨緊，身邊暖暖情濃。須臾黃口大無窮。新眼細還朦。銀蟲嘔吐千千遍，算贏得，羽滿毛豐。惆悵學飛去也，林間何日相逢？